

【在文字的世界中,品读美好与力量】

扫码品读
晚潮专栏

四明山上的红枫客栈

楼鹏飞

地方志研究专家

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

早晨,四明古镇上那泛着青色的石板路上,点点滴滴着从马头墙上漏下来的阳光。水雾从溪面上涌出,时而澎湃时而虚无。晚上枕着竹风山色仙气入睡,早上一睁眼,满屋都是绿叶的清香。

在四明古镇上,除了古镇的青山绿水,还有一个民国女子的传奇故事。这个民国女子今年已90高龄,一直生活在镇东桥边,大家都称她为叶家太太。

叶家太太一清早坐在明堂的水缸边梳头,梳妆台上盖着块木板,木板上放着一面圆镜子。叶太太满头银发,雪白雪白,没有一根灰色头发,自己梳好头,喜欢用手抹点菜油在银发上。一张有许多皱纹的脸上没有一点老人斑。听长辈讲,叶家太太16岁那年风华无限地从山南嫁到镇上姓叶的大户人家。

但那年月局势动荡,战乱频发,叶家太太的丈夫在上海的药店被日本人炮弹击中,财产没了,连尸骨也未找到。叶家太太一下子从养尊处优的贵妇成为一个普通的村妇。

那时,她独自带着两个幼小孩子艰难谋生。因为镇上经常有客人来做药材、山货生意,四处借宿却无地可住,叶家太太就把自家的大院改装成客栈。叶家大院前后两进,前临溪,后靠山。叶家太太把前进改成了6套房间,因为屋前屋后都是红枫树,所以叫红枫客栈。进门的客厅叫红枫茶室,茶几上放了几盆用红枫做的插花,很有些味道。镇上客人不多,但收入倒可维持一大家子生计。

那时经常有个30岁左右的江西老表带三五个人来住店。一来二往,叶家太太知道他们是山上来的,专打侵华日军。因为丈夫是被侵华日军杀害的,叶家太太便更热情,每次江西老表来,叶家太太都会蒸上一大盆年糕,温上一壶老酒,自己拿着一只鞋底,装作纳鞋底,听着他们说话。江西老表走的时候都会留下几块银元,叫叶家太太采购些物资,如药材、文具、布匹。有一次江西老表要一套《鲁迅全集》,叶家太太便写信要上海表弟买好带来。叶家太太拿到书后,便摘了一片门口的红枫叶,夹在书中,把这套书交给江西老表。

抗战胜利前几个月的一个深夜,江西老表带了一帮人来到红枫客栈,把一个五六个月的男婴交给叶家太太,并递上一只装有银元的小布袋,江西老表对叶家太太讲:“现在我们要北上抗日,我儿子没法带在身边,你帮带养几年后,我会来找你的。”讲完便匆匆要走。“他叫什么名字?”叶家太太追出门问道。“叫红枫吧。”黑暗中有人回答。

一等就是6年,新中国成立了。客栈虽生意清淡,好在小叔高中快毕业马上可以工作了,叶家太太带着三个小孩仍忙碌着。一天,县上来人,带了一封信交给叶家太太。第二天叶家太太和三个小孩被一辆吉普车接走了。

三个月后,叶家太太带着自家两个小孩和一大堆行李回来了。她上身穿着列宁装,腰里系一根皮带,好生威风。不久,叶家太太的兄弟、小叔子都到乡里的供销社上班了。乡里又分了两间楼房给她,原来的叶家大院变成了乡政府办公楼。25岁的叶家太太入了党,成了乡政府食堂的

负责人。领导们对叶家太太十分尊敬,都说叶家太太是地下工作者。每当有人问起她地下工作经历,她总是笑而不答。

就这样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,乡政府撤并了,不久,已经关门落锁的乡政府,由县里一张文件,房产又明确归属给叶家太太。

上世纪90年代,镇上花木生意多了起来,外地打工者纷纷涌入。叶家太太便将叶家大院整修一番,出租给外地务工者。

叶家大院住了三四十个人,讲话口音有十多种。院子里到处是灶间,电线拉得象蜘蛛网一样乱。叶家太太有些心痛了,但租房客每次从家里来时,都会带些土特产给叶家太太,那是她笑容最多的时候。

叶家大屋变成了大杂院。谁家炖个排骨,那香味儿整一个院子都能闻见,今天你管我借头蒜,明天我向你借两个辣椒,显得热情洋溢。一到暑假,孩子们从家乡赶来,更是热闹。到了晚饭时间,叶家太太总喜欢挨家挨户去看谁家吃得好,烧得好。大家对叶家太太也特热情,有好吃的都叫叶家太太尝尝鲜,叶家太太也不客气,笑呵呵吃几口。由于叶家太太的善心和热心,叶家大院成为一房难求的好地方。

新世纪来临后,越来越多的游客涌进这个红色古镇。

那年过年前的一天,江西老表带着儿子,在县长陪同下来到叶家大院。头发花白的江西老表在大门口高声喊:“叶家太太!叶家太太!”叶家太太出来一看,眼圈红了,在口袋里摸了半天,掏出块手帕擦着泪花。

“姆妈!红枫回来看看您来了!”江西老表背后那个魁梧的男子上前一步,对着叶家太太喊。

“红枫啊,吃姆妈做的大糕去!”叶家太太拉着当年养了五六年,现已五十多岁的红枫的手,步伐变得十分轻盈。

晚上,五十多年未见,三杯黄酒下肚,江西老表说起红枫客栈种种往事,话便多了。江西老表从包里拿出当年叶家太太送的一本《鲁迅全集》,翻开来,那枫树叶做的书签还在。叶家太太轻轻拿起,仔细地看,枫树叶的颜色还是暗红色。江西老表的儿子红枫作为一家在上海的设计公司的董事长,望着两位老人,决定在叶家大院的旧址上投资改造一家高端民宿,既为美丽乡村建设出点力,也让叶家太太圆了夙愿,让每个游人可以住进风景当中,享受青山绿水的悠然意境。

叶家大院经过一年整修,终于开业了。古镇的山水美景,自然地流泻于房间的每寸空间。推窗即是美景,抬眼可见星空。青山庭院,红树绿茶,清水兰花,统统留在眼底。

红枫特意在临溪一边翻造了一套大套房,给叶家太太住。宽大的落地窗外有一排凸在溪面上的露台,坐在露台向外望去,不见人影,只见风景。

“民宿总要有个名字,叫什么呢?”红枫问叶家太太。叶家太太翻着那本泛黄的《鲁迅全集》,眼睛盯着那张当作书签的枫叶,就说:“叫一张枫叶。”红枫沉思了会:“你姓叶,我叫枫,我们是一家人嘛。民宿就叫作壹叶枫!”

诗意西湖

孙昌建

文

诗

一

一部杭州诗,半部在西湖,这里的西湖既是指世界文化遗产的西湖,也是指西湖区范畴内的实地实景。“半部在西湖”的诗歌中,有革命志士写下的诸多诗文,这是西湖的光荣,是杭州的自豪。

诞生于浙江第一师范的湖畔诗社,堪称中国第一个白话诗社。诗社的四位核心成员是应修人、汪静之、潘漠华和冯雪峰,这其中应修人、潘漠华是革命烈士,冯雪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我国文学界的领导人,汪静之后来在人民日报社和中国作协工作,退休后定居在杭州。

湖畔诗人在西湖边结下同人诗社,一起游山玩水,写作了大量跟西湖有关的诗篇,这其中有一部分是爱情诗,有一部分则是以景来抒怀咏志的。以参加过红军长征、党内跟鲁迅先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冯雪峰为例,他在1922年的3月29日,写下了《灵隐道上》一诗——

在到灵隐去的那条路上,/我们碰着许多轿子;/但我只留眼过一把。/轿夫底脸还没有洗,/可见他们底早餐也不曾用过了;/但这时太阳已经很高了。/轿内是个一个年青的妇人,/伊坐得很端正,/却晚着眼儿看着我们;/伊虽打扮得很美丽,/却遮不了满心的悲苦。/——于是我们知道/苦痛的种子已散遍人间了。

而应修人写西湖则完全是航拍和使用大摇臂的感觉——

从堤边,水面/远近的杨柳的掩映里/我认识西湖了!

应修人还在六和塔下写下了《江之波涛》一诗,他的前六句是这样的——

江树一步步移到眼底了。/海边一回回拉到天幕了。/一级级我登上六和塔底最高级了。/西湖给月轮山搂入了怀里吗?/我移看伊底爱,/赠给钱塘江吧!

革命烈士潘漠华在“伴修人、雪峰、静之游西湖”时写下了《塔下》,其中第二节是这样写的——

保俶塔下留连着夕阳的古道上,/我们晚静的心里,/各自梳理着今天底游情:/把草花放在笛头;/手儿交在背后,/懒懒地慢步归来。

1923年,瞿秋白在俞平伯的陪同下去看望在杭州休养的胡适,之后他写下了《飞来峰和冷泉亭》一诗,发表在1923年7月20日的《民国日报》副刊“觉悟”上,后来又刊发于《新青年》季刊第二期,因为没有被选入《瞿秋白文集》,所以不易看到,此诗的全文是这样的——

飞来峰下坐听瀑泉,/我恨不能再乘风飞去。/且来此冷泉石上,/做个中流的砥柱。/只听你湍流奔泻,/急节繁响怒号千古。/始终听不出个:/你为什么飞来,/为什么又飞不去?/难道虚名儿叫冷,/出山心却热!——/怪不得这样咆哮奔放,/如泄积怒,/毕竟也枉称飞来,/原来是力求飞去。

从此诗也可以看出,革命家也是诗人本色,瞿秋白后来娶杭州萧山女子杨之华为妻,成为革命爱情的美谈。

而写西湖、写杭州者中,量多质优、传播甚广者,当属革命烈士、文学大家郁达夫,且不说他日记中对西湖区范围内物事的描述,仅单篇文章的题目就有《西溪的晴雨》《花坞》《龙门山路》等,由此看出在20世纪30年代,他笔下的杭州城西区域,是个野趣盎然之地。而如果从今天三江两岸的概念上来说,郁达夫无疑是这一块胜地的最佳形象代言人。因为他的游记文章,不少就是写这个区域的,比如像龙坞、留下、花坞和西溪等地,都是因为有了郁达夫诗文的加持,其文化含量就大大增加了,而且从今天来看,还没有哪一个现代作家的游记能超过郁达夫的影响力。